

秋梦痕最新武侠小说

赔了夫人又折兵



四

花城出版社

賠了夫人又折兵

④

欸夢痕最新武俠小說

花城出版社

赔了夫人又折兵(1-4)

秋梦痕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韶关市粤北印刷厂印刷

(广东韶关市五里亭)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31 125印张 1插页 610,000字

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-7,000册

I S B N 7-5360-2690-0

I·2296 (1-4) 定价·35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内 容 提 要

一部无敌剑诀，一张金城图，引来武林各门派的覬觐，什么九阴门、魔鬼盟、五毒门、黑手党、极乐派、八荒四怪等纷纷出动，血战江湖。北六省黑道黑镖封大侯设局京华第一楼，意图毒杀异己，统治武林，无敌剑客崔武扬行侠仗义，功力超绝，在碧落宫、六老等人相助下，与黑手党等邪派展开大搏斗，并最后以正胜邪，自己也赢得美人归。

全书情节紧凑，打斗精彩，行文流畅，各色人物尽在作者笔下活脱展现。读来令人爱不释手。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1
第 二 章	40
第 三 章	132
第 四 章	197
第 五 章	265
第 六 章	315
第 七 章	330
第 八 章	422
第 九 章	503
第 十 章	545
第 十 一 章	570
第 十 二 章	643
第 十 三 章	665
第 十 四 章	705
第 十 五 章	765
第 十 六 章	808
第 十 七 章	846
第 十 八 章	916

十五

“卑座的用意，就是想借此一试姓金的是何来历！”

“子玉老弟，你这种‘权谋’是用得不错！但是，只见其利，未见其弊！”

“哦！请二当家的指教！”

“本座之原意，是发现此子姿质特佳，根基深厚，一念怜才，有意收为衣钵弟子！但是，为了预防万一，必须先弄清他的来历底细，所以，先诱之以美色，准备再激之以名，惑之以利，顺便考查他的个性与心理观念……”

孙子玉等皆骇然变色——

他们未料到那个“黑小子”受到“二当家”的如此重视，已到了要收他为“传灯”弟子的地步！

而且，姓金的竟有这等高明，连他们视若神明的“二当家”也没办法抓住他的“破绽”！

孙子玉有点惶悚了。

管大嘉更是满脸横肉扭紧。

孙子玉欠身道：“请指教！”

“这很简单，”鬼才以指敲桌，沉声道：“你想用这种方式，可说和本座刚开始时对他的想法着不多。但是，咱们都估计错误，小看了此子！他绝非一般容易冲动的小伙子！本

座第一步以色相诱之计，先就失败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孙子玉冲口而问。

其他在座的人，也是一愕！

“鬼才”轻轻一叹道：“本座今天早上才发现了这一点……”

他侧目一注管大嘉道：“管坛主，本座并不怪你，也不怪你手下那婆娘（指鴛母），而是本座对金老弟小看了！”

管大嘉忙道：“谢过二当家的不罪！”

“鬼才”嘘了一口气，凝声道：“各位相信么？——湘琴那丫头，仍是完璧处子！”

孙子玉也感然地道：“二当家的，难道姓金的有难言隐疾？或是天阉？”

“鬼才”哑然失笑道：“不！本座仔细番视过他的泥凡宫，元阳已泄，早已不是童身了！”

“哦！”孙子玉悚然地道：“那末，他为何能够把持得住？与美人相处一室，同榻而眠，怎能不及于乱？”

“这个！只有他和湘琴丫头两个人知道了，也许是他自幼受师门影响，要作‘不欺暗室’的君子？”

“卑座认为不可能……”

鬼才侧目道：“子玉老弟，以他的人品，又有本座的命令，并对湘琴丫头面授过机宜，想想湘琴丫头决不会拒绝与他好合的吧！”

孙子玉道：“不会的！”

管大嘉忙道：“她——吃了豹子胆，老虎心，也不敢呀！”

“所以，本座十分奇怪！”

“请问二当家的，您是怎样看出湘琴丫头仍是处子的？”

“很简单！”鬼才缓缓地道，“这丫头的左腕靠肘部有守宫砂一点，本座曾经先看过！今天早上，本座趁这丫头出房到厨下吩咐小丫头取热水时，又命令她给本座验看……”

“鬼才”摇头道：“此子真是莫测高深，有美同榻而不及于乱，是一般男人无法做到的！”

孙子玉道：“果然可疑！希奇！”

鬼才凝声道：“本座已经告诫湘琴丫头，不可对他提起此事，本座也佯作不知，所以邀他外出，就是想进一步试探！但是，和他聊了半天，除了知道他胸壑烟云，奇才天纵，博闻强记确有实学之外，还是弄不清楚他有几斤几两？结果，他却藉出恭遁之而去，又不知他弄甚玄虚？”

孙子玉呐呐地道：“这人……确实出乎卑座估计之外。不过，他若此时回转，目睹此情，年青人为了面子，也许控制不住……”

“这是另外一回事！”鬼才道：“如果他这时回来了，看到了这种情形，不论他是否会与来人起冲突，首先，他会对本座起疑，认为本座言而无信！故意给他难堪！其次，他会迁怒桃源院上下，真打起来了，对桃源院的将来，也是不利的！”

一顿，又盯住孙子玉，沉声接道：“子玉老弟，那将会发生怎样的后果，你可想到了？”

孙子玉一身燥热，悚然道：“卑座冒失之至，请问如何及时补救？”

“鬼才”揉了一下脸，一手停托在下巴上，沉吟着道：“如

果他这时赶回来了，很难控制局面！他可能有两种反应，一是一笑置之，装作不在乎的样子，但心中却对本座起了反感，增加他的戒意！一是大怒翻脸，动手打人，或借此一怒而去，如这样，本座很难向他解释！一番网罗人才的苦心，就白费了！”

孙子玉悚然不语，管大嘉在冒汗。

“鬼才”闭目道：“办法是人想出来的，事已至此，不必先乱步骤，且等金老弟回来时，再相机应付可也。”

崔武扬——“金扬”到哪儿去了呢？

他原和“鬼才”一同在长安“王时大街”靠街口的“一品香”茶楼品茗。

这位“轩辕老哥”，先和他大谈“茶经”，由“陆羽”说到“卢仝”，再由“宜兴”的茶壶，说到“景德镇”的瓷器。

两人天南地北，话东说西，完全是骚人雅士的话题。

两人都心中有数——

彼此都钦佩对方的博学多闻。

他俩是坐在临窗的一面，窗外，远眺是“终南山”，近瞰，正是车如流水马如龙的大街。

崔武扬是侧面对着街口，视线所及，可以看到街口上四通八达，来来往往的行人车马。

崔武扬一面要注意听“轩辕老哥”的话，以便应对，一面还不时悠闲地侧顾大街上的行人。

和他相对而坐的“鬼才”，也可以看到另一面的街景。

崔武扬游目骋怀间，偶而有所发现，斜对面是一家“太

白居”酒楼。

一老，一少，正鱼贯进入“太白居”大门。

由于进进出出的客人不少，崔武扬只看到这一老一少的半面及背影。

崔武扬感到眼熟，再仔细一想，是了！那个老的，正是“环宇九奇”中的卞孔方。那个少年人，可不是“四公子”中的袁了风？

他们怎么会进城来了？

他对“环宇九奇”，心仪已久，很想探听一下他们九老中尚有几位在世？

他对“四公子”中的贺、袁、谢三人也有相当好感。

他想借口溜到“太白居”去一趟，又怕这位“轩辕老哥”起疑，正举棋不定之间——

他又有了发现！茶馆正好提着大茶壶，上来加水。

是一个白胡子的老头儿！

茶馆都是由年青小伙子做的，怎么会有这样年纪一大把的老人家？

他心中一动，不免多看了这年老的茶馆几眼。

而老茶馆却正迷着眼，在打量着端坐沉着的“轩辕老哥”呢！

老茶馆的“倒水”手法真绝！

他一手执壶，壶嘴离开茶杯近尺，一溜白光，作弧形流注茶杯内，半点不外溅。

而老茶馆的眼光根本就没看着，好像不用眼睛，也不会倒错一点似的？

这是熟能生巧？

“轩辕老哥”的目光刚转向老茶馆，老茶馆已这时转了身，蹒跚着鸭步，走向另一座头。

崔武扬脱口称赞道：“这位老人家这一手，恐怕练了几十年了？”

“鬼才”笑了笑道：“任何事，时时做，自然不同凡响！这就是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的道理！”

就在此时，崔武扬又瞥见一老一少进入“太白居”了。

那老的一脚刚跨进大门。

崔武扬一凝眸，心中连动，忖道：“怎么这样凑巧？又是一对！”

那老的，可不就是熊大骚？少年人，却是谢春明。

崔武扬决心去“太白居”了！但必须不露痕迹。

如果让“轩辕老哥”察觉，或稍起疑，就自找麻烦啦！万一被他钉了梢跟去，那更是不智！

因为，现在不是应当“动手”的时候！而是动念头，出点子的时候。

于是，他也啜着茶，赞道：“雨前龙井，听说只有西湖灵隐寺边才有！能在长安品尝到，更是可贵！”

“鬼才”一笑道：“只要有钱，何求不得呢？不瞒老弟说，愚兄家里不但天下名茶俱全，连茶具及烹茶专用的泉水、雪水、柴薪，全是依照陆羽茶经的方法备置，火候与烹法，都很讲究。”

崔武扬道：“陆羽讲茶道，确实雅人雅事；只是，太费财力和人力了。”

“鬼才”莞尔道：“老弟，有福之人人伺候，无福之人伺候人，只要有钱，还怕没人殷勤伺候？”

崔武扬笑笑道：“老哥说得有理，也许是小弟少见多怪，总认为品茗一道，必出之自己烹煮才有意思。”

鬼才道：“老弟说得也不错，只有我辈人在江湖，终年奔波，很难闲得下来，如是打出局面有了钱，就可以享受一切，没钱什么也别谈。比如付不出茶资，咱们便不能在此一杯当前，谈笑风生了，这就是一文钱逼死英雄汉……”

崔武扬哈哈一笑道：“老哥比喻得妙，只是卢全有两腋风生之说，小弟却要一泄如注去了！”

他从容起身，鬼才知道他是如厕的托词。于是崔武扬就借尿遁而出，绕了一个圈子，悄然进了太白居酒楼。

崔武扬上得楼来，目光到处，不由呆了，因为他所见到的，乃是从未见过的奇景。

只见一个老头，双脚架在桌上，腰在凳于上，头在楼板上，却一手撑开鼻孔，拼命把酒灌进张大的鼻孔里。

世上却有人用鼻子喝酒的，崔武扬还是初开眼界。这老头嘴里哼哼呀呀的唱着，吟的却是酒中八仙歌。

另一个老头乱发蓬起，但在头发间却横着一个大肚葫芦，由葫芦口中不断流出一道酒泉。

面此老下巴如杓，翘起一寸多高，真是酒入口中如百川归海，涓滴不漏，那个大肚葫芦少说也可装五斤酒。

崔武扬看得发怔。目不暇接，但就在这时，耳中又听到一个熟悉的传音：“好小子又是你来了。上次欠了老夫的鸭腿鸭爪子，还未清偿，又想来混账吗！”

崔武扬心中一震，无暇再看其他，凝神倾听这传音来的方向，目光迅速电扫全场一遍。

因为，这传声正是他在“京华第一楼”前假扮“货郎”时听过的！

他惊疑问，又听到那缕传声道：“好小子哇！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！你可知道，有人去了‘桃源院’，要探那个什么湘琴的丫头桃源洞去啦！傻小子！你沉着点，别紧张，先来陪老夫喝个烂醉，再回去做现成的小舅子吧！”

崔武扬心中一震，就要转身掉头——

因为，这种突兀的话，太刺耳心了！

倏地，那传音又起：“小子，沉住气，先找个位子坐下喝酒。老夫看在你恩师份上，给你稍漏天机，耳提面命一番——”

崔武扬心血如沸，恨不得立即赶回“桃源院”去！他认为这传音给他的人说的一定是实话，决非玩笑，因为，湘琴就是“阿英”，“桃源院”也不是可以捏造的。

他太关心“阿英”这个童年伴侣了。

但是，他听了后一段话后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以最大定力，使自己冷静下来，他缓步走向一个靠近楼梯口的空座头。

却不见伙计上来招呼，大约都被赫得躲开了。难怪，楼上“奇形怪状”的客人，实在好吓人呀！

那传音又起：“傻小子，我老人家方才还给这臭小子倒过茶水呢，值不值得你孝敬几双鸭爪子？你别着忙，湘琴那丫头还没有同人上炕……方才和你泡在一起的人，如果老

夫没有弄错的话，正是你小子的师叔，也就是害死你恩师的大仇人……前些日子，不是到处有人找你小子要金城墙么？哼！金城墙！害人的玩意！还有比金城墙更重要的东西，都在那厮手上！不瞒你小子，老夫和一班老不死的朋友，都是为了昔年一段公案，也可说为了与你恩师有关的一件公案再入江湖的……你小子注意听着，你马上赶回桃源院去，依照老夫的指示去做……”

接着，就是“密授机宜”了……

崔武扬心如油煎，热血汹涌，比风还快，驰回了“桃源院”！

由“太白居”到“桃源院”，距离不少于十里，又正当万家灯火，街上行人热闹之时。

他为了避人耳目，不便在大街上施展轻功，只好高来高去，窜屋掠脊，在人家屋面上飞驰。

很快地，他发觉附近人家屋脊暗影中，隐伏了不少人。

崔武扬心中一动，便把功力提高到十二成，那就等于飞行绝迹了。

他所经过之处，即使由埋伏的暗卡子面前掠过，他们只能感到眼前微风飒然，有轻烟一抹掠过，转眼消失而已。

虽是这样快，在接近“桃源院”百丈以内时，还是被埋伏的“黑手党”发觉了。

不过，崔武扬的身法实在太疾了。

那么多的“黑手党”高手，也只是发现轻烟一抹，快逾闪电，疾如追风，烟影才在眸瞳上映现，再凝目追踪时，已失所在。

他们全是见多识广的老江湖，加上他们眼目众多，一两个人发现，已经起了警兆，再有十多人发现，立时互相以手示意，飞快传递。

他们已知道有绝顶高手到来！

他们居然沉得住气，一面互相示意，一面不动声色，更不现身喝问阻截，却以最快的方式，传警到地下室去了！

当崔武扬扬擎电似的闪入“桃源院”的后进暗影中时，地下室里已连续接到几次紧急信号！号虽有几次，意思却是一样——

那就是已发现有绝顶高手进入禁地，无法阻截，请示定夺！

自“鬼才”以下的首要人物，都已心中有数！同时，也都为之心头震动！

——外面那么多的硬把子，竟没有截住一个入侵的敌人？

而且，连来人的身形、状貌也未能看清，这是何等的惊人？

孙子玉首先悚声道：“二当家的，您认为来人可就是截袭信鸽的人么？”

“有一半可能！”

孙子玉骇声道：“另一半的可能是谁？”

“鬼才”目光飞射，沉声如石道：“他！”

孙子玉眼皮跳动道：“二当家说是姓金的？”

管大嘉冲口而出道：“属下不信那……有这样‘能’？”

“鬼才”沉声道：“传令下去，各守岗位，在外围的人不准

轻动一步！在内圈的人，非奉命不准出手！”

管大嘉应声而出。

崔武扬已经以最快的行动，到了“阿英”——湘琴的小楼上。

房里寂无声息！

当然，好已不在闺房里了。

她到哪儿去了？

他略一思忖，就迅作决定！他先穿窗入房。

他先开了衣橱，把他的行囊取出。

他匆促而娴熟地开始了小动作，他又易容，化装。

崔武扬悄然灶出房，又掩好房门，身如轻烟，掩到了书楼的暗角内。

只听细乐悠扬，笙歌刚止，正是一曲刚罢……

有人得意的打哈哈道：“好！好！此曲只宜天上有，人间那得几回闻？本大爷有赏咯！”

有娇声道：“谢卢大爷赏！奴家万福！”

崔武扬不禁一蹙眉。

他忖着：“这个男人，一定是客人了？为何口音好像很熟？他是谁？”

那耳熟的口音又起道：“喂！琴姑娘！听说你一身兼擅七绝！而且以琵琶第一，不在白居易《琵琶行》的形容之下，不知可否一赏耳福？”

话声微顿，又道：“左右，把第三号玉盒子拿来，为琴姑娘一润玉噪珠喉！”

崔武扬一听，暗道：“阿英果然在此！”

那客人果然好熟的口音？

光是听，不够。一定要看清楚，才好判断。

却听到“阿英”——湘琴在推辞道：“卢大爷多原谅，奴家这几天有点小恙，嗓子不好，请免了——”

“哦！原来……姑娘有病？为何不早说呢？我几乎错怪了你。好！好！你多休息……”“喂！时辰也不早了，有点头昏，也该歇着去了。”

崔武扬已经用“金刚指”力在板壁上，破了一个小洞，凑眼内窥——

只见华堂、红烛、盛宴，好繁华的场面。

却只能看到那客人的背面。

也看到了“阿英”的半面。

因为，客人和她是并排面坐。

崔武扬心中不是味，暗道：“她怎么会和别人这样亲近？难道是客人指定了她？”

却听到鸨母呵呵笑道：“对啦，卢大爷，时辰不早了，寝宫已备妥了，香汤也烧好了，就请同姑娘去洗澡安置吧。”

那“卢大爷”哈哈大笑道：“好的！就这样。”

一个鲜衣花帽的豪奴这时走进，手捧一个小巧玲珑的玉盒。

恭谨地送到了“卢大爷”面前，躬身道：“大爷，三号玉盒送到。”

双手高捧玉盒。

“卢大爷”接过，他双手启开了玉盒！

奇光四射！一片耀眼光花，灯烛为之减色。